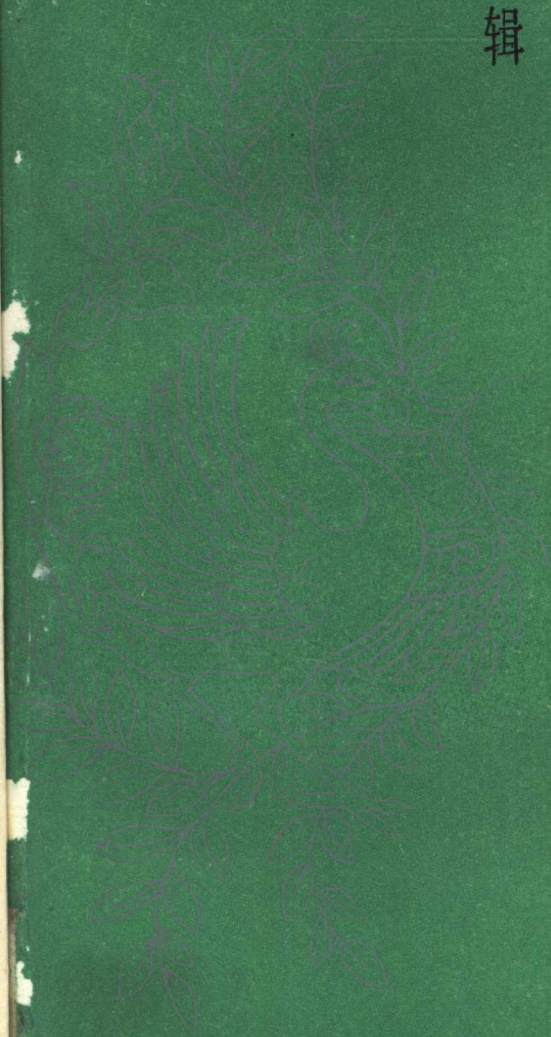


● 《李白学刊》编辑部

● 上海三联书店

李白学刊

● 第一辑



李 白 学 刊

第 一 辑

中国李白学会(筹) 主办
马鞍山市李白纪念馆
《李白学刊》编辑部 编

上 海 三 联 书 店

发 刊 词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两位最伟大的诗人，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可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杜甫的研究极为重视，而相形之下对李白的研究则比较寥落。如四川杜甫学会和成都杜甫草堂先后创办了《草堂》和《杜甫研究学刊》，专门发表杜甫的研究成果；而李白的研究成果仍无专门刊物给予发表和交流。不过应该指出，近 10 年来，我国实际上对李白的研究比杜甫的研究更有较大的突破和进展，研究人员的队伍也日益壮大，成果越来越多。1987 年 11 月，全国各地的李白研究专家、学者云集马鞍山市，发起成立了中国李白学会（筹），这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件重大喜事。广大李白研究者长期以来渴望有一个发表和交流李白研究成果的学术阵地，经学会第一次理事会讨论通过，决定创办《李白学刊》，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现在，由于广大李白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李白学刊》创刊号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李白学刊》由中国李白学会（筹）和马鞍山市李白纪念馆联合主办，是全国性的不定期学术刊物。其目的是联系、团结研究李白的专家、学者，交流心得和创见，为推动李白研究尽其绵薄之力。

学刊主要发表研究李白的成果，包括李白诗文内容和形式的研究，李白诗文渊源和影响的研究，李白集版本源流的研究，历代对李白评论的研究，李白资料钩沉，读李白诗文札记，李白生平事迹和交游的研究，对李白研究中不同意见的讨论，等等。

只要内容充实,见解明确,有助于总结旧说或发展新知的,不论是理论文章、考证文字,都非常欢迎。除发表本会会员的研究成果外,也欢迎国内外其他李白研究者和爱好者的稿件(包括译稿)。同时,适当介绍李白研究的重要动态,如学术活动、纪念活动、重要著作介绍、新的研究课题等等。

学刊提倡踏实朴素、深入钻研的学术风气,资料 and 观点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证和理论并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虚心讨论问题、坚持服从真理的态度。并提倡准确、鲜明、简炼、流畅的文字风格。文章篇幅可短至千字以下,长至万言,但一般希望不超过一万字。文字以语体为主,亦可酌用明白流畅的文言。每辑文章视题材内容和所谈问题的性质,分类编排。初步考虑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每辑约 20 万字,以辑次标明之。

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随时不吝指正。并希望国内外专家、学者给我们以大力支持,经常为我们写稿,大家共同来垦殖这块新辟的园地。

朱金城 郁贤皓

1988 年 4 月

目 录

发刊词..... 朱金城 郁贤皓(1)

李白的文学批评..... 王运熙(1)

论李白诗的飘逸风格及其成因..... 房日晰(13)

论李白的散文..... 朱金城(26)

论李白乐府的特质..... 郁贤皓(41)

论李白诗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 薛天纬(53)

李白诗中的地名景物矛盾..... 王定璋(62)

李白歌诗与盛唐草书..... 葛景春(72)

明人李杜比较研究浅说..... 朱易安(85)

李白《独漉篇》解..... 张瑞君(108)

关于李白《秋浦歌》注释的几个问题..... (日)松浦友久(114)

李白诗中之谜

——关于天宝丑闻的补充注释..... (美)艾 龙(127)

读李小识..... 杨 明(135)

读《李白集》丛札..... 阎 琦(143)

李白与崔宗之酬赠诗考..... 李清渊(153)

对《李白考异录》的三点质疑..... 刘友竹(162)

李白新安之游质疑..... 李子龙(178)

李白开元末年入京考…………… 谢 力(191)

李集编年刍议…………… 安 旗 薛天纬(200)

李集书录…………… 申 风(210)

元明两代白文无注本《李太白集》提要… 詹 铤 葛景春(234)

述《李诗纬》…………… 濮禾章(251)

当涂青山《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异文…………… 李昌志(259)

[附录]

重修太白楼记…………… 孙 望(261)

清风亭重建记…………… 朱金城(263)

重修蛾眉亭记…………… 郁贤皓(264)

[动态]

中国李白学会章程(草案)…………… (266)

中国李白学会(筹)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268)

中国李白学会(筹)理事名单…………… (269)

纪念李白逝世 1225 周年活动暨中国李白学会(筹)

成立大会记事…………… 李 月(270)

关于征集李白诗文集和各种研究资料的函…………… (275)

李白的文学批评

王运熙

李白是盛唐时代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感情热烈激荡，气势豪迈奔放，语言清新自然，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特征。他的文学批评散见于其诗篇，分量不多，且大抵较零碎，但值得重视。它们不但表现了李白本人的创作主张和创作倾向，而且反映了盛唐时代不少诗人共通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

一、提倡清真自然，重视风骨和兴寄

李白对于诗歌创作，意见最突出的是强调诗歌的语言和风貌应当清新真率，出之自然，反对雕琢和涂饰。这在他的《古风·第三五》中有鲜明的表述：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
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
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李白认为诗歌应当写得天真自然，像西施的美貌那样，出自本色。丑女效颦，寿陵学步，虚伪地模拟他人，矫揉造作，是可笑而不足取的。那种像在棘刺上雕刻沐猴的文风（犹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所指责的“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现象），只是为了迎合时尚，取得个人的荣华，从诗歌创作的业绩说，实在是徒费精神。

因而,他追慕西周前期雅颂那种淳朴自然的诗风。最后,李白希望能有像匠石那样的杰出人物出现在诗坛上,运斤成风,彻底改变诗歌创作的风貌。在期望中寓有隐然自负之意,以匠石的技巧比喻自己的高超诗才。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白论诗曾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也是这个意思。

李白崇尚清真自然的主张,在他的作品和有关记载中可谓屡见不鲜。《古风·第一》认为建安以来的诗歌,“绮丽不足珍”,把绮丽作为清真自然的对立面,并从而批判了建安以来的诗风。《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赞美韦太守诗有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意思就更为明显了。对前代诗歌,除了《诗经》外,他也常爱其清新自然一面。例如他很企羡谢灵运,特别欣赏其《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那一浑然天成的佳句,有诗云:“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一);“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送舍弟》)等等。当然,李白经常称道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佳句,除爱其清新自然外,还为了以谢灵运、谢惠连两人的从兄弟关系来比拟自己和赠诗对象的关系。又如他非常欣赏谢朓诗的清新俊美,有“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传谢朓清”(《送储邕之武昌》)等诗句。李白很重视汉魏六朝乐府中的无名氏作品(其中包含许多民歌),并努力向它们学习。乐府民歌清新自然的语言和风格特征,深深滋润了李白的诗篇。《唐诗纪事》(卷四八)记载,李白欣赏少年诗人韦渠牟的才气,“因授以古乐府之学”。李白虽然没有留下直接评论古乐府的意见,但从他的创作和这种记载看,他显然是非常重视它们的。

在唐代,由于帝皇和统治阶级的提倡,道家思想和道教信仰都受到重视,颇为流行。李白少年时代即诵读道书,接受老庄思想和道教经典的影响,求仙访道的活动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思想,无论宇宙、人生、政治、社会等方面,都表现出崇尚自

然、崇尚清静无为的特色。这里略举一二例子。他的《日出入行》有云：“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他认为四季的运行变化，万物的兴隆衰歇，都出于自然；鲁阳企图挥戈驻日，是违反天道和自然的法则的。因此，隶属于万物的诗人自己，也只能与天地元气混而为一，顺从自然而生存。这就是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的《赠清漳明府侄聿》诗赞美清漳县令李聿的政绩有云：“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心和得天真，风俗犹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问此何以然？贤人幸吾土。……讼息鸟下阶，高卧披道帙。蒲鞭挂檐枝，示耻无扑扶。”他理想中的地方官吏应当是观照道书，政简刑息，使社会风俗淳朴，人民过着安逸宁静的生活。他这种政治理想主要地是来自老庄思想。当然，不能说崇尚自然和清静无为支配了李白思想的一切方面。李白思想的成份是比较复杂的，除道家思想外，他还吸收了儒家、纵横家的思想，有积极入世、企图建功立业的一面。但无可置疑，崇尚自然和清静无为的意见，的确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李白提倡清真自然的文学主张，除了与儒家重视古雅淳厚的主张相合外，同他在宇宙、人生等方面崇尚自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上引《古风·第三五》中运用的丑女效顰、寿陵学步、匠石运斤几个典故，都出自《庄子》，也可以看出这一主张与老庄思想的关系。在反对南朝以迄唐初浮靡文风的时候，李白运用老庄崇尚天真自然、要求归真返朴的言论作为思想武器，也是很自然的。但是，道家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留下可资楷模的范本，因此他只能抬出儒家经典《诗经》来作为旗帜。正像在人生、政治上不能完全清静无为、还要建功立业一样，李白在文学上除提倡清真自然外，还有重视文采的一面。这一点下文再作分析。

李白很重视诗歌要有风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有句云,“蓬莱文章建安骨”,虽只简单一语,却说明他对建安诗歌以风骨擅长这一点是很推崇的,同时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富有风骨。根据《文心雕龙》中的《风骨》、《通变》两篇的论述,可知具有风骨的作品,其特色是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语言刚健有力,所谓“风清骨峻”,使作品产生较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风骨在语言风貌上偏重质朴刚健,《文心雕龙·风骨》主张风骨与文采相配合,是要求文章做到文质彬彬,不偏于某一面。锺嵘《诗品序》主张风力与丹采结合,也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风清骨峻与清真自然二者的内涵是互相沟通的,它们都要求作品具有比较朴素自然的风貌。在唐代以前的诗歌中,《诗经》、楚辞以后,以五言诗为主要样式,其中汉魏古诗和建安文人诗风貌最为明朗刚健(故后人称为汉魏风骨、建安风骨),同时也比较质朴自然,和西晋以来诗歌着重藻饰有所不同。(着重藻饰,曹植已开其端,但在建安诗人中毕竟是个别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李白推崇建安风骨和他提倡清真自然的思想是相互联系互相沟通的。

推崇建安风骨,以建安诗歌为学习榜样,是盛唐不少诗人共同具有的倾向。高适有“感激建安时”(《宋中别周梁李三子》)、“纵横建安作”(《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等诗句。杜确《岑嘉州集序》说开元年间“作者凡数十辈”,其诗篇“近建安之遗范”。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也说:“明皇世章句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专门评选盛唐诗歌,更是经常标举风骨,这里不赘。可以说,提倡清真自然,重视建安风骨,不仅是李白个人的主张,实际反映了盛唐不少诗人共同的创作倾向。

提倡清真自然,重视风骨,主要都是从艺术风格的要求说的。李白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虽然说得不明显,但也是有主张的。首先,他提倡清真自然,这里面也包含着诗篇所表现的思

想感情应当真率自然、而不是虚假造作的意。这从他的大量作品可以得到旁证。其次，他大力推崇《诗经》，实际包含着诗歌应当继承《诗经》美刺比兴的传统，关心政治现实这层意思。《古风·第三五》中“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句，追慕周初雅颂赞美周文王的诗篇，就有这层意思。《古风·第一》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运用《礼记·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典故，也表现出对政治社会现实的关心。李白《古风》组诗中较多述及唐王朝国事民生，有所刺讥的篇章，他把《大雅久不作》篇放在这组诗的开头，看来正是具有着开宗明义的意思。《本事诗·高逸》载李白曾说“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其精神也在于继承《诗经》的美刺比兴传统。李白诗歌内容重视寄兴，唐人早已指出。李白族叔李阳冰《草堂集序》称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晚唐诗人吴融《禅月集序》也说：“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李白这种重视关心政治、言多讽兴的创作倾向，同他在理论上大力推崇《诗经》是一致的。

二、对历代诗歌的评价

李白在《古风·第一》中对先秦以至唐朝历代诗歌和一部分辞赋作了概括的评价，诗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意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此诗从开头到“绮丽不足珍”句评述《诗经》到六朝的诗歌。他沿

袭前代儒生的见解，把《诗经》（特别是西周前期的《周颂》和所谓“正风”、“正雅”）称为正声。《诗经》以降，屈原、宋玉的辞赋，特多哀怨，与正声已有一些距离。到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的赋，着重铺采摛文，夸张帝王苑囿宫殿之盛况，犹如激起一股浊流，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后文风屡经变化，但《诗经》的宪章制度，沦替而不能复。建安以来的诗赋，大抵追求文辞的绮丽，不足珍视。在李白看来，战国以来，诗赋的发展背离了《诗经》正声的传统，每况愈下。孟棨《本事诗·高逸》也有关于李白推崇《诗经》四言体，轻视后代诗体的言论：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

在这里，李白以兴寄深微为评标价准，认为《诗经》四言体最好，建安时代开始繁盛的五言诗要差一些；南朝开始流行的七言歌行更差一些；至于南朝后期的永明体、宫体，就更是等而下之，所谓“束于声调俳优”，“艳薄斯极”。这种认为诗歌发展愈来愈走下坡路的看法，与《古风·第一》的表述是一致的。《本事诗》虽是小说家言，但记载尚较严谨，其自序称：“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事实者，则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上面这段记载与《古风·第一》内容相合，当属可信。

《古风·第一》“圣代复元古”以下为下半篇，着力歌颂唐王朝。指出唐朝政治清明，统治者在文化学术包括文学方面提倡淳朴的文风，重视清真自然，力图扭转南朝以来的浮靡之风。于是人才辈出，诗歌创作成绩辉煌，犹如群星耀天。最后李白表示要效法孔子删诗，编成一个唐诗选本，重范后世。

《古风·第一》竭力推崇《诗经》，颂扬唐代文学，同时笼统地贬抑楚辞、汉赋，否定建安以来诗赋，这种夸张的笔墨带来人们

的疑窦。事实上李白对《诗经》以后不少诗人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对屈原，他曾称“屈平词赋悬日月”（《江上吟》）。对南朝诗人，除上述谢灵运、谢朓外，他对鲍照、江淹的评价也颇高。（见下文）他的诗歌创作，广泛地吸取了屈原、曹植、阮籍、左思以至南朝不少诗人的养料。他写过几首四言诗，不但数量很少，而且成就也不高。这些情况，稍涉猎李白诗歌者都是了解的。那么，怎样理解这一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现象呢？

我们知道，李白气质、性格狂放，说话往往很夸张。他曾自称：“时人见我恒殊调，见我大言恒冷笑。”（《上李邕》）在作品中，他有时为了强调和突出某一种事物，就压低另外一些事物，表现出明显的片面夸张。他为了反对南朝以来浮靡轻艳的创作风气，要求恢复清真自然的古诗风貌，就大力推崇《诗经》，同时贬抑楚辞以后的文学，形成明显的片面夸张。上面提到，李白《古风》组诗，内容比较重视反映国事民生，有所讽兴，就更有必要抬出《诗经》这面大旗来号召，以表明他重视美刺比兴传统的意思。这一点和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议论颇为相像。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为了强调写作讽喻诗，推崇《诗经》的“六义”为极则，因而对楚辞以后的历代诗歌，在不同程度上加以贬抑。其意见也显得很偏颇，且与白居易其它场合的言论和创作实践发生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前中期的文学界，存在着一股推崇《五经》，贬抑后代文学的复古思潮，试看：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扬淫风于后。”

杨炯《王勃集序》：“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

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

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仲尼删《诗》述《易》作《春秋》而叙帝王之书，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

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飏，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

独孤及《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员外郎中萧府君文集序》：“尝谓扬、马言大而迂，屈、宋词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质交丧，雅郑相夺，盍为之中道乎？”

这些文人，王勃、杨炯在李白之前，李华、贾至、独孤及则与李白同时。他们一致推尊《诗经》或《五经》，贬低后代文学，除杨炯外，其他诸家对楚骚也表不满。李白《古风·第一》“哀怨起骚人”句对楚骚贬意表现得尚不明显，而王勃、李华诸人对它的贬意就颇鲜明了。这股思潮的形成是由于不少文人不满意南朝以迄唐初长期流行的浮靡文风，有激而然。如果把《古风·第一》的夸张言论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就会愈加领会其精神实质所在。

《古风·第一》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绮丽不足珍”的评语，是否包括建安文学在内？对此前人即有不同解释。如宋杨齐贤《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认为包括有“建安诸子夸尚绮靡”等语。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则认为不包括，他举李白推崇建安诗的“蓬莱文章建安骨”句为证，说不足珍仅指建安以后。细加考察，当以包括说为是。建安诗固然以风清骨峻，风貌爽朗刚健著称，但又具有绮丽的一面。《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曹操、曹丕、曹植作品“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钟嵘《诗品》谓曹植诗“词采华茂”，谓王粲诗“文秀”；都指出建安重要作家富有文采。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的要求，可说即是总结了当时诗赋的创作经验。所以李谔《上隋高帝书》挾伐浮华文风，追根到曹魏。再从诗篇上半内容来看，包括说比较顺理成章。诗篇上半内容总的看法是《诗经》以后，诗赋创作脱离了正声轨道。前抑楚辞、汉赋，后贬六朝，如果中间单独对建安诗歌加以肯定，那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放在上述文学思潮的历

史背景下去考察,那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

实际上,李白在其它场合不但肯定建安风骨,而且还很赞美南朝的一些诗人。除上举对谢灵运、谢朓的一些吟咏外,如他的《赠僧行融》诗有云:“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把鲍照、陈子昂两人喻为凤与麟,可见其对鲍照评价之高。他的《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有云:“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说明他对江淹的评价也是颇高的。李白诗中对谢朓的赞美和向往,更是出现得较多,除上举两例外,他如:

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

(《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

(《游敬亭寄崔侍御》)

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洒气填膺。

(《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

李白诗中所表现的对前代诗人的怀念和赞美,论次数之多,的确没有第二人堪与谢朓相比拟,故清代王士禛《论诗绝句》有“一生低首谢宣城”之句。李白诗中经常提到谢朓,除掉他特别欣赏谢朓诗的清新风貌外,还由于李白生平经常往来的金陵、宣城两地,多保存谢朓遗迹,或其山水为谢朓所歌咏。李白游踪所及,触景生情,就很容易想起谢朓。从李白诗歌看,他在南朝诗人中受鲍照、谢朓两人影响都较深。他的一部分五言诗(特别五言短篇)清新俊美似谢朓,他的不少七言歌行奔放明快则似鲍照。建安以来其他著名诗人,像曹植、阮籍、左思以至何逊等,李白创作均曾吸取其营养。因为没有表现于评论,这里不再论述。唐代继汉魏六朝之后,是我国五七言诗歌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五七言古体诗在汉魏六朝古体诗基础上发展提高,取得出色的新

成就；五七言近体诗则在齐梁新体诗和六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变化，创造完美的新型格律诗。这是诗歌创作的历史趋势。诗人们对于建安以来的诗歌，只能采取批判继承态度，而不可能加以摒弃。李白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进行创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七言歌行和绝句方面尤为突出。如果他墨守《诗经》陈规，只写四言诗而不写五七言诗，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诗人。他的鄙薄建安以来诗歌，轻视五七言诗的言论，只能认为是在特定场合下，为了扭转南朝以迄唐初的浮靡文风，恢复《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淳朴自然的风貌，有激而然，因此显得片面夸张。

唐代文人批判南朝浮靡文风，并上溯到楚辞、汉赋的言论，南朝评论家实为之先驱。裴子野《雕虫论》批评楚辞、汉赋追求辞藻富丽，影响所及“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他慨叹“圣人不作，雅郑谁分”。裴子野是一位史学家。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轻视其艺术特征，立论片面。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些先驱者李华、贾至、独孤及等持论实与之相近。另外，刘勰《文心雕龙》的意见也值得注意。刘勰不满南朝新巧浮艳的文风，认为它导源于楚辞、汉赋，慨叹“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篇）。他大力提倡宗经，主张作文应以《五经》为楷模；同时酌取楚辞的文采，做到“倚雅颂，取楚篇”（《辨骚》篇）。对汉魏六朝逐步发展的骈体文学，他基本持肯定态度，对这时期许多作家作品加以赞美。他主张作文应“斟酌乎质文之间，而囊括乎雅俗之际”（《通变》篇），不排斥时俗崇尚的文采。刘勰提倡宗经，实际是企图以《五经》比较质朴雅正的文风来调剂一下南朝过于华艳的文风，使之文质兼备。这种见解比较合理。唐代的文学革新运动，可说是继承了刘勰的这种见解，并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盛唐诗人一方面注意继承《诗经》、汉魏古诗比较质朴刚健的风貌，同时又注意吸取晋宋以来诗歌的华丽辞藻，因而使唐诗进入了一

个文质彬彬的新境界。所以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评盛唐诗人有云：“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杜确《岑嘉州集序》评开元诗风也说：“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杜确所谓雅、古，指《诗经》、汉魏古诗的规范；所谓丽今，则主要指南朝以至唐初诗歌的辞藻、声律之美。从诗歌创作看，从全部文学批判言论看，李白也是主张以雅参丽，以古杂今的；他的《古风》第一、第三五，则是片面强调了古雅的一面。李白竭力推崇《诗经》，性质与刘勰提倡宗经相当接近。

《古风·第一》下半篇对唐代诗歌给予很高赞美，认为人才济济，文质炳焕，成就突出。这不是门面话，而是对唐代取得优异成绩的诗人的衷心赞美。对诗歌革新的先驱者陈子昂，他誉为凤与麟（见上引《赠僧行融》诗）。他称孟浩然为“风流天下闻”（《赠孟浩然》），其中包含了对孟浩然诗歌的倾慕。对王昌龄、高适、杜甫诸人，李白虽然没有在诗作中直接评论其作品，但从流露出来的真挚浓厚的感情看，他肯定是推重他们的诗才的，面对成绩辉煌的唐诗，李白甚至想编选一部唐诗选本，可惜此愿没有实现。

《古风·第一》说“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指出唐代诗文风气的转变，是由于统治者提倡古朴清真之风，这也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它主要是指唐玄宗的一些政治措施。玄宗一登位，就很注意提倡儒学，压抑浮华。他曾下诏反对浮华，敦重古质。他重视并任用儒雅之士，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对文风转变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说开元后期诗风大变，“实由主上（指唐玄宗）恶华好朴，去伪存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新唐书·文艺传》也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有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比照这些材料，《古风·第一》所说的历史背景就清楚了。当然，盛唐诗风大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